

近代中國 傑出人物之中西醫學觀

陳勝崑

序言

西洋學術自咸豐、道光年間以降，以千軍萬馬的氣象，衝擊中國。中國學術界受此沖擊，其反應表現在「白話與文言文」論戰，「科學與人生觀」論戰，「社會史」論戰，及有名的「中西文化」論戰。而中西醫學論戰亦綿綿不休，自明末至今，越四百年以上。醫學為全體文化的表徵，涉及生死，故最能表現個人的科學觀、人生觀及文化觀。醫學為應用科學的一種，其他應用科學如工藝、造船、化學、農業、印刷……皆未有如醫學般，引起中西論戰，故由醫學看中國現代化誠為一良好角度。

曾國藩先生，他把傳統醫藥列為「三不信」之一。

曾國藩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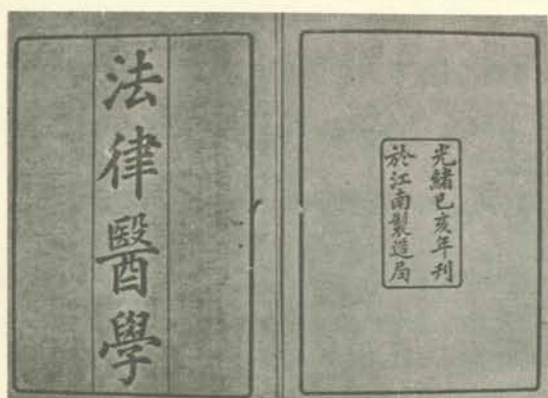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馬禮遜先生遺像

(一) 曾國藩(1811~187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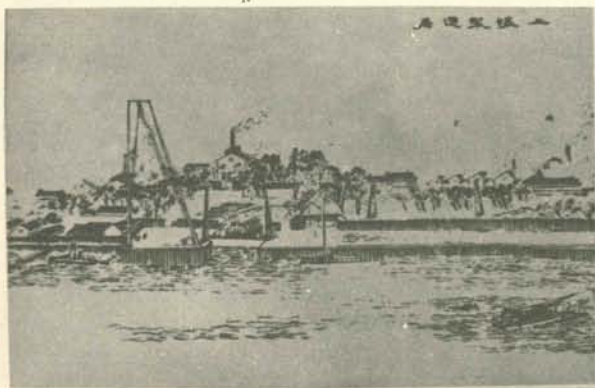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湘鄉人，字瀚生，道光十八年進士，後累官內閣學士，禮部侍郎。咸豐二年，因母喪歸鄉，時洪楊兵亂，奉旨在鄉督辦團練，編制鄉勇，創立水師，雖屢遭挫折，終於連復沿江各省，平定江寧，滅太平天國，封一等毅勇侯。先生功成不居，粥粥如畏，以大學士佐兩江總督，卒於官，諡文正。先生治軍居官，粹然有儒者氣象。所作古文，亦卓然獨立，為世所宗。所著有文集、詩集、日記、奏議、家書、家訓及經史百家文鈔、十八家詩鈔等，名「曾文正公全集」，先生重視精神力量，嘗把傳統醫藥列為「三不信」之一，曾說：「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急急之際，亦能覺神為之悚，氣為之振，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！」又說：「身體雖弱，却不宜過份愛惜，精神愈用則愈出，陽氣愈提則愈盛。」羅素在「意志的權力」亦說：「最重要的，憤怒、刺激、嫉妒、沮喪、乖戾的感覺，惱怒的思想、煩惱都應用堅決的、自主的意志將它們永遠從腦際趕出去，這些都是生理的魔鬼，它們不但騷擾神智，而且助長有毒的和歪曲的細胞來侵略身體。」這東、西兩大學人同時強調精神修養對身體的重要。近年來西方醫學家漸漸憬悟精神對於疾病生成與治療效果的影響，而有身心醫學（Psychosomatic Medicine）的倡導，主張心理現象和身理現象，同時是發生在一個體，根本是分不開的。至雪爾耶（Selve）發現 Stress（焦急、緊迫）為許多重病之主因，使唯物論式的近代醫學起重大的變化。曾國藩可謂身心醫學的先知先覺者。

一八六二年先生與李鴻章鑑於洋槍洋砲的威力，奏設工廠於上海虹口，專製槍砲及戰船，稱為機器局。同治五年，遷廠址於高昌廟，改名機器製造局。八年改為江南機器製造總局（圖二），分設四部分：一、製造廠二、翻譯館三、兵工學堂四、廣方言館，譯有「法律醫學」（圖三）、「西藥大成中西名目表」……等，為中國近代西化醫學鋪路。



上海製造局翻譯的「法律醫學」，為介紹法醫學至中國的第一部書，此書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。

上海製造局即江南製造總局，翻譯科學書多種，為中國近代化鋪路。



(二) 鄭觀應(1841~1923)

廣東香山，字陶齋。少時隨父讀書，研究八股。咸豐七年，英法聯軍陷廣州，目睹時艱，遂棄學業。先生十七歲，由廣州北上上海，先從英教士傅蘭雅(John Fryer)習英文，(傅蘭雅在江南機器製造總局與徐壽等譯述化學、醫學諸書，對中國近代科學有貢獻)，即在上海經商

，與各國洋商來往，思想一新。後受李鴻章委託主辦上海電報局，並創辦機器局、織布廠、紙廠等。先生由於與西方朝野接觸之經驗，對西方國家富強之本，深具心得，其改造中國之方略，一一書於文章之中，同治十年，彙文章三十六篇，定名「易言」，光緒十八年，增訂改名為「盛世危言」，其自序云：「應雖不敏，幼獵書史，長業貿遷，憤彼族之要求，惜中朝之失策，於是習西學，涉重洋，與彼邦人士交接，察其習尚，訪其政教，考其風俗利病、得失、盛衰之由。」

在「盛世危言」卷二，他談到中西醫學：「西國醫理、醫法雖與中國不同，得失亦或互見，然實事求是，推詳病源，慎重人命之心，勝中國近世之漫無把握。關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也。各國醫學設專科立法有七，曰窮理，曰化學，曰解剖，曰生理，曰病理，曰藥性，曰治療，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，大要有六，曰漏泄，曰分解，曰清涼，曰收酸，曰強壯，曰緩急，皆由名師教誨各盡其長，迨至學成，官為考驗，必須確有心得，給予文憑，方能以醫師自命。」此為先生對西醫科學訓練的推崇。

先生又主張解剖，此在當時為甚驚人之見解，他說：「遇有死者許醫局剖析肢體，窮究病症及生生化化之原，以教後學，故西醫皆明臟腑血脈之奧。」

卷五考試，他說：「泰西取士之法，設有數科，無不先通文理算學，而後聽其所好，各專一藝……如欲為將師者，必先入武備院……醫士必須精於格物，通於化學。」

他又規劃出未來中國西化醫學的教育形態，他說：「先令各直省建設西醫書院，遴選精通泰西之天文……醫學之類，為之教習，或即以出洋官學生之學成返國者，當之。」是知，先生為倡導移植西醫於我國之先鋒。

(三) 嚴復(1853~1921)

福建侯官人，字又陵，初入馬尾船政學校，畢業後隨軍艦實習歷南洋、黃海等地。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，學習戰術及砲台建築諸學，成績極優，歸國後，任教北洋水師學堂。義和團之亂起，先生避禍上海七年。因先生

以所學不能見用，於是專心譯述，風行海內，所譯之書計有：天演論、原富、群學肄言、穆勒名學、法意、群己權界論、社會通詮等。其於穆勒名學曰：「中國九流之學，如堪輿、如醫藥、如星卜，若從其緒而觀之，莫不順序；第若窮其最初之所據，若五行干支之所分配，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，則雖極思，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。其他，其例之立，根於臆造，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。」嚴復此段文，對中國傳統醫學的基礎是根據臆造、經驗，而不是根據實驗、解剖，提出有力的非議。中國傳統醫學把五臟分屬五行，推衍出許多道理，如以肝屬火，就火再推出性熱等等。五臟分屬五行的立腳點已沒有根據，錯誤前提的推衍當然不可靠。西方學術除了應用推衍的演繹外，還注重建立學說的歸納法，以尋求天地事物的普遍性。所以西方學術能日新月異。

(四) 章炳麟 (1867~1936)

浙江餘杭人，字權叔，少遊於樸學大師俞樾之門。結識國父孫中山先生，於開國章典，多所貢獻。「中華民國」四字，即先生所擬定。民國十四年國父病危，先生手疏醫方，轉交國父左右。先生為國學大師，晚年潛心研究醫學，認為中國傳統醫學「信而有徵」。

(五) 梁啟超 (1873~1929)

廣東新會人，字卓如，別號飲冰室主人，六歲入塾，十二歲應試學院，補博士弟子員，受學於南海康有為，共同提倡維新變法於光緒朝，失敗後逃亡至日本，先後主編「時務報」、「清議報」、「新民叢報」、「國風報」等，因筆鋒常帶感情，鼓吹革新政治，影響甚大。自民國九年自歐考察歸國，全力從事學術及教育工作，組織共學社，發起講學社，一時儼然為青年領袖。先生深研佛學，知人生雖短，而精神永存，故一生奮鬥，至死不懈。先生於民國十二年在東方雜誌二十卷十號著「陰陽五行說之來歷」言：「五行說極怪誕而有組織，此種詭異之組織遂二千年蟠據全國人的心理，且支配全國人之行事。嘻！吾輩死



鄭觀應先生，他建立在中國各省建立現代化的醫院。
嚴復先生，他是中國近代翻譯學的權威，將達爾文、赫胥黎的進化論思想引進中國。





章太炎先生，國學大師，創「中華民國」四字，認為中國傳統醫學信而有徵。

生關係之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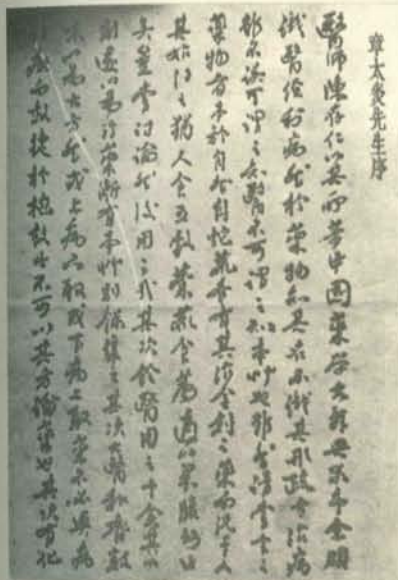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在醫學善會（註一）強調醫學與國防關係的密切，他說：「英人之初變改也，首講求攝生之道，治病之法，而講全體，而講化學，而講植物學，而講道路，而講居宅，而講飲食多寡之率，而講衣服寒熱之準，而講工作久暫之刻，而講產孕，而講育嬰，而講養老，而講免疫，而講割紮。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以來，舉國若鶩……倡為強種之說，學堂通課，皆兼衛生，舉國婦人，悉行體操；故其民也，筋幹強健，志氣過烈，赴國事，若私難；蹈鋒鏑，若甘飴，國之勃然，蓋有由也。」

先生更提出具體建議，他說：「開醫會以通海內海外之見聞，刊醫報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，立醫堂，選高才之士，以究其精微，設醫院，循博施之義，以濟貧乏，凡厥條理，別具專篇，海內好善之君子，其諸有樂於是歟？」（錄自光緒廿三年八月十一日時務報第三十八冊）。

先生提倡醫學會，以共同討論、研知醫理，「醫學善會」為中國第一個醫學學術社團，之後，各省、各地紛紛成立類似之組織，附表如下：

名 稱	地 點	發 起 人	宗 旨	時 間
醫 學 會	上 海	李 鍾 珏 陳 蓮 舫	研 究 醫 理	光 緒 30 年
廈 門 醫 學 會	廈 門	陳 綱	研究醫理 設立醫學速成科及蒙學科以教育人材	光 緒 30 年
醫學研究會（註二）	天 津	劉 毓 琛	匯 通 中 西 醫 理 研 究 製 造 藥 材	光 緒 32 年
醫 學 研 究 會	北 京	常 相 臣	改 良 醫 術	光 緒 32 年
醫 學 研 究 會	蕪 湖	華 體 仁	四宜：宜廣學 宜研究 宜虛心 宜推誠	光 緒 32 年
			四戒：戒儉安 戒草率 戒炫異 戒苟且	
中 華 醫 學 會	上 海	伍 連 德		宣 統 3 年

註一：醫學善會由龍澤厚、梁啓超、吳仲弢發起，光緒二十三年秋成立於上海。宗旨有三：一、擬刊醫學報，二、擬立醫學堂，三、擬設醫院



章太炎先生爲中醫師陳存仁先生寫的序。

梁啓超先生，筆鋒常帶感情，認爲陰陽五行爲中國迷信之大本營。



註二：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十日，巡警部通飭各地設立醫學研究會

(六) 丁福保(1874~1952)

江蘇無錫人，字仲祐，晚號疇隱居士，嘗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，與武進吳稚暉爲先後期同學。後以算學考入南菁書院，旋任實學堂算學教習。年廿八，入江蘇蘇州東吳大學堂，暑假後因病輟學，病癒後赴上海，隨趙靜涵先生習醫。三十歲任京師大學堂算學兼生理衛生教習。其間並在上海創設譯書公會，並懸壺行醫。宣統元年，奉端方、盛宣懷之命，赴日考察醫學。民國二年在上海創醫學書局，先後刊行新醫學書數十種，名曰丁氏醫學叢書。先生在「歷代醫學書目序」說：「……西人東漸，餘波撼蕩，侵及醫林，此又神農以後四千年來未有之奇變也！而駸稚之醫，以通行陋本，坊間歌括，盈腦塞口，瞶瞶如豕羊，酣臥於厝火積薪之上，而坐棄他人之長，推之天演公例，數十年後，醫學國粹亦不復保存矣！」先生慧眼獨具，知以物理、化學爲基礎，以有機論、機械論爲學說的西方現代醫學，將逐漸取代傳統式的古醫。其生平好讀書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其他著作尚有說文解字詁林（此書被吳稚暉譽爲“眞治小學者之寶筏”）、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、清詩話等，皆博大精深，爲近代少見之「百科全書式學者」（Encyclopedic Scholar）。丁福保的絕響代表中國逐漸分工與專業化，傳統讀書人式的「儒醫」已成過去。

(七) 丁文江(1887~1936)

江蘇泰興人，字在君，十五歲時，由其父挈往謁泰興縣知縣龍璋，龍睹其文，大感歎異，力勸在君遊學，資助東渡日本，一年半後，應吳稚暉之勸，赴英葛拉斯哥大學，一九一一年，動物學及地質學雙科畢業。民國三年，奉命在雲南、四川步行調查鑛藏爲時一年半，採集甚多化石，其研究報告，載於「遠東評論」，民國五年地質調查所成立，任第一任所長，成績燦然，爲中國科學史一重要光榮部門，八年出版「地質彙報」及「地質專報」，民國十

一年與友人合辦努力週報，在第四八、四九期發表「玄學與科學」，以其渾厚的科學訓練，對假科學的所謂人道主義，猛加抨擊，影響當時思想界甚大。士林西報於先生歿後為文，題「一個真正的愛國者」。先生立己行事，代表



丁福保先生，為一百科全書式的學者，他把日本醫書介紹至中國。

丁文江先生，一個真正的愛國者，最西化的人物。圖為丁先生在雲南考察地質，為獐匪包圍，脫險後所攝。



歐化的最高層。在貴州內地旅行時，先生與其同伴皆得病，當地無西醫，先生絕對不信中醫，必打電報至貴陽請西醫至才肯吃藥。先生終生不曾請教過中醫，正如終身不肯拿政府乾薪，不肯因私事借用免費車票一樣堅決。

(八) 胡適 (1891~196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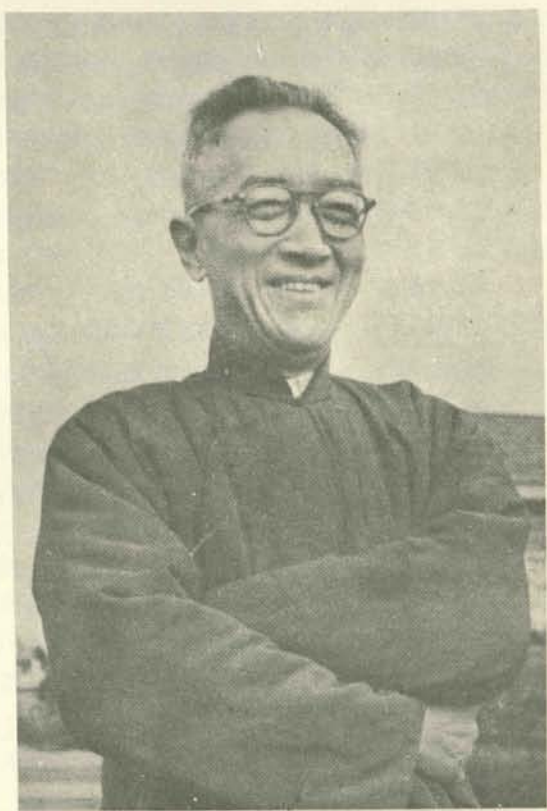
胡適字適之，安徽績谿人，五歲而孤，於寡母撫育下，就讀於家鄉蒙館。光緒三十年，隨兄離鄉赴上海，先入梅溪學堂，再轉澄衷學堂，接觸西方學術，思想為之一變。三十二年由澄衷學堂轉入中國公學，加入競業學會。學會發行白話競業旬報，先生用「鐵兒」筆名，發表「真如島」，主題在「破除迷信，開通民智」。宣統二年，由上海赴北平，應留美賠款官費生考試，當年八月十八日由上海至美國。九月入康奈耳大學，習農科一年半，又改習政治、經濟，兼治文哲。民國四年赴紐約，入哥倫比亞大學，從杜威博士，專攻哲學。自此以後實驗主義成為先生生活與思想之嚮導。民國六年返國，七年發表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」，主張「國語的文學，文學的國語」，在北大教授九年內，先後主辦「每週評論」、「努力週報」……等，對當時思想界影響甚大。二十一年先生聯合丁文江、傅斯年等創辦「獨立評論」週刊，形成輿論中心。二十七年九月，政府特任先生為駐美大使，海內外翕然以任使得人為慶，日本聞之，為之震動。四十七年，膺選中央研究院院長。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心臟病突發去世。先生生平提倡科學不遺餘力，民國十二年時「科學與人生觀」大論戰，先生與丁文江、吳稚暉等，痛斥傳統的玄學鬼，二十二年在西格里斯的「人與醫學」(Man and Medicine)說「埋頭做駢文律詩律賦八股，或者靜坐講理學的智識階級，決不會產生一個佛薩利司(Vesalius)(註：解剖學大師)，更不會產生一個哈維(Harvey)(註：血液循環的發現者)，更不會產生一個巴斯德(Pasteur)或一個郭霍(Koch)(註：二者皆細菌學大師)……回頭想想我們家裏的陰陽五行的『國醫學』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佔一個什麼地位。……我們實在太缺乏新醫學的

常識了，不愛護身體，不講求衛生，有病時往往使我們胡亂投醫吃藥，甚至於使我們信任那些不曾脫離巫術的方法，……老實說，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……」。民國四十八年先生在東西哲學家會議上發表「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和方法」說：「……在顧炎武出生之前四年，伽利略做成了望遠鏡，並且用望遠鏡使天文學起了大變化。解百勒（Kepler）發表他的革命性的火星研究和行星運行的兩條定律。當顧炎武做他的音韻研究，盡力重發現古音之時，哈維（Harvey）發表了他的論血液運行的大作（一六二八），伽利略發表了他的關於天文學和新科學的兩部大作（一六三〇）。閻若璩開始做尚書考證之前十一年，佗里傑利（Torricelli）已完成了他的空氣壓力大實驗（一六四四），稍晚一點，波耳（Boyle）宣布了他的化學新實驗的結果，做出了波耳氏定律（一六六〇～六一）。顧炎武寫成他的「音學五書」（一六六七）之前一年，牛頓發明了微積分，完成了白光的分析。一六八〇年，顧炎武寫「音學五書」的後序；一六八七年，牛頓發表他的「自然哲學原理」。「……這些中國人產生了三百年的科學的書本學問；那些歐洲人產生了一種新科學和一個新世界。」

民國二十幾年時，胡適患糖尿病與慢性腎炎，給中醫院陸仲安治癒，但胡適僅口頭讚揚一句，而不肯落筆為這事寫文章，這是胡適的識力，胡適的價值，胡適的學問。後來的醫學革命家余巖在其著作「余氏醫述」認為陸仲安「不過在自然治癒的發財票裏面，得了彩。」

胡適的中西醫學觀，確切地表現在他替林琴南繪的「秋室研經」圖上，題了一篇小記，結尾有這麼一段：「我看了林先生這幅秋室研經圖，心裏想像將來的無數『試管室研經圖』，繪著許多醫學者在化學試驗室裏，穿著漆布的圍裙，拿著玻璃的管子，在那裏做化學分析，鍋子裏煮的中國藥，桌子上翻開著：本草、千金方、外台秘要一類的古書，我盼望陸先生和我都能看見這一日。」

這是胡適的科學觀，中醫藥加以分析而納入近代醫學系統。如此才是光輝我們舊有的文化。



圖十一：胡適先生，為近代中國青年的導師。

主要參考書目：

- 一、胡適與中西文化 1968 台北水牛
- 二、中國近代學人象傳 1971 台北大陸雜誌
- 三、丁文江這個人 1967 台北傳記文學
- 四、內科全書 1924 上海商務
- 五、盛世危言 1965 台北學生重印
- 六、清廷之改革與反動 1961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獻